

探索 心灵深处的 秘密

杨朴◎著

——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研究

*Explore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探索 心灵深处的 秘密

——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研究

杨朴◎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杨朴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心灵深处的秘密：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研究 /
杨朴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205-07783-9

I. ①探… II. ①杨… III. ①文学评论—方法—研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237064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5mm × 235mm

印 张：15

插 页：1

字 数：210千字

出版时间：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伯 灵

装帧设计：先知传媒

责任校对：王珂洁 赵卫红

书 号：ISBN 978-7-205-07783-9

定 价：25.00元

前言

preface

没有一种学说能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样影响广泛、深远，举凡心理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哲学、宗教、历史、文化人类学等思想文化界的各个领域，无一不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而且，精神分析学说已经影响人类整整一个世纪。但是，要问哪个领域影响最强烈、最深刻、最持久，当首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自精神分析产生以来就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创作思潮，并产生了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流派，而且，这种创作思潮和批评流派逐渐形成的“狂潮”波及整个世界，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什么会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对人的新发现。在弗洛伊德之前，人类对人自身的认识，用哈姆雷特的话说是：“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和阐释，发现了人类心理的“新大陆”，使人类认识到，人类此前对人的认识只是表面的，人的心灵深处隐藏着潜意识的秘密，人类并没有发现和正视。弗洛伊德的“冰山”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人的心理结构就犹如一座漂浮在海水中的巨大冰山，理性意识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巨大的冰山基座则由潜意识构成。

人的潜意识的揭示，使人类的自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弗洛伊德说：“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

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尽管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有过类似的假定。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不同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被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这同样也曾受到现代人最为激烈的反对。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的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并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① 尽管人们这样激烈地反对与攻击，人们终于还是慢慢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潜意识的发现揭开了人内心深处的秘密，也揭开了人思想行为受潜意识驱动的秘密。

由于人类没有认识到潜意识的存在，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到潜意识对人的作用。人类的行为常常是以为自己在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告诉我们，那常常是我们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错觉。事实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常常是被我们的潜意识支配的。一位理论家极为精辟地阐释了潜意识对人的支配作用以及表现方式：

心理分析学最重要的成果也许是：我们所称之为心灵的东西，即能被意识到的精神过程，仅仅是从整个心灵中挑出的一个变形的部分，它源出于更深的无意识的纯粹的无意识层，经过与外部世界的刺激接触后，发生了改变。更深的无意识层，发源于我们身体器官的本能，它主要由欲望组成。这些欲望不断灵巧地反抗着将它本身表现出来。它们受到反对的力量，特别是恐惧和犯罪的影响，其核心后来转变为道德感。被允许表现出来的东西，通过进入意识，再现出来的是一种妥协物；欲望仅仅以一种变形的和伪装的形式，才得到充分满足。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判断与信仰，其中出自心灵内部世界的部分，要比一般所设想的多得多。^②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② 欧内斯特·琼斯：《心理分析与民俗学》，《世界民俗学》，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

我们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那是被我们意识压抑的本能欲望，我们觉得被我们压抑了，它就不存在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不仅隐秘地存在着，并且还时时寻求表现，以获得欲望的满足。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为潜意识的东西，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灵深处的秘密，也都程度不同地被这种心灵深处的秘密驱动着，但我们每个人又都难以觉察它的存在与作用。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揭示，为人类打开心灵，探索其中深藏的秘密，提供了最管用的钥匙。

文学是人学，是表现人的情感、人的欲望、人的心灵的。因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就是人的心灵深处的秘密，因而，以潜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对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最强烈、最深刻、最持久的影响。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他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但一旦当他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他的创作就有可能被他隐藏的潜意识动机所改变。这种改变就造成了作品的双重结构，表层结构是意识内容的，而深层结构则是潜意识内容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他觉得他在进行一种伟大的行为，但这种伟大的行为很可能是被他自己也难以察觉的潜意识欲望所支配的。读者觉得他在阅读和欣赏一种他能理性认识到的故事，但在心灵深处他感受到的却常常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

文学创作的这种潜意识表现并非是始于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与揭示，而是在弗洛伊德之前更久远的神话时代就开始了（弗洛伊德就分析了《俄狄浦斯王》的仇父恋母情结）。但也正是如此，才更证明了潜意识的确实存在。弗洛伊德不是创造了潜意识，只是对潜意识的发现。但只有在弗洛伊德的揭示之后，才使潜意识的表现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思潮，使作家更自觉地去探寻人心灵深处的秘密，也才使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具有巨大阐释力的研究方法，终于能够解开作家创造、作品深层结构、作品中人物活动、读者阅读（观众观赏）的心灵深处的秘密。

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恋母情结的揭示开始，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就开启了文学批评的另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精神分析的学者们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心灵深处的秘密，批评家们开始了对文学的精神分析研究。

从上个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学说传入我国不久，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文学研究的热潮，学者吴立昌《精神分析狂潮——弗洛

伊德在中国》早年就已出版，2009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再版。到80年代中期，随着方法论引进的热潮，精神分析重新在我国批评界形成“狂潮”。不少学者运用这种方法开始对现当代作家作品、古代作家作品进行精神分析研究，出现的许多著作和论文都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或顿开茅塞之感。精神分析的文学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了一场文学研究的“革命”，确实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从潜意识这个特别的视角带来了文学作品的新发现。

本文集中的文章，就是在这种“狂潮”的影响下，对作家作品新的探索。这种探索也是精神分析选修课的“案例”，这些探索同其他学者精神分析的典范文章一道构成本人所开设的精神分析课程的“参考教材”。

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所提出的看法和得出的结论不同于其他方法的研究，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比如，关于《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传统方法研究认为是表现大革命失败朱自清苦闷的。但我的精神分析研究认为，《荷塘月色》是朱自清以“荷塘月色”为素材做了一个投射“美人爱欲”的梦。荷花形象的结构形式与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爱欲的结构形式是“同构”的；而远古江南采莲习俗的联想则是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爱欲的象征性表现。朱自清既以荷花象征了美人，又以采莲习俗移植了爱欲，美人爱欲才是《荷塘月色》真正的形式意义。

这就是对朱自清“情结”的研究。朱自清有一个“美人爱欲”情结。朱自清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这种婚姻就压抑了朱自清的美人爱欲，使其成为一种潜意识。朱自清同其他现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历着旧时代向新時代的转换，也经历着旧式婚姻与新的爱情观念的矛盾冲突。许多现代知识分子，都经历着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但他们却接受了新的爱情观念，他们热烈向往的爱情与他们的实际婚姻是南辕北辙的。怎样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呢？鲁迅说妻子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把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又还给了母亲——朱安与鲁迅母亲生活在一起，鲁迅却与学生许广平相爱。郭沫若也把父母包办的妻子放在家中——他的原配夫人张琼华孤独清苦生活68年，他去追寻属于他的浪漫爱情。还有不少作家重复着鲁迅和郭沫若的生活道路。朱自清没有重复他们的道路，但是，朱自清心中没有属于他

理想的爱情吗？朱自清心中的爱情同鲁迅和郭沫若等人是一样的，他只是把它压抑在内心深处罢了，这就形成了朱自清心灵深处的秘密。朱自清的这种压抑构成了一种情感的“苦闷”，朱自清自己也许不明确这苦闷是什么，但是，他要宣泄这苦闷。他觉得他要写荷塘月色，但是，他是要疏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当他满怀深情地描绘荷塘月色时，他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欲望就获得了投射。朱自清心灵深处的秘密投射在《荷塘月色》中，就造成了《荷塘月色》特别的“有意味的形式”。当朱自清把潜意识欲望投射在荷花上的时候，荷花就成了朱自清美人的象征。朱自清以两个“颇不宁静”和两个“忽然想起”的意念解构了《荷塘月色》的全文；“忽然想起”的荷花和“忽然想起”的江南采莲是被他的“情结”所支配的；“颇不宁静”与“忽然想起”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潜意识线索相联系；“忽然想起”的荷花和采莲是“颇不宁静”潜意识欲望的隐喻和象征。

文集集中的作家“情结”分析的文章，还有对鲁迅“童年情结”的分析，对李白“恋母情结”的分析，对蒲松龄“科考情结”的分析；对人物“情结”的分析还有对《雷雨》人物周朴园情结的分析，对贾宝玉的心理分析，对阿Q的心理分析等。对有“灵魂猎手”之称的茨威格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人物G太太的分析等也属于情结分析之列。

关于艺术（也可以引申为文学），贝尔有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的说法。贝尔只是谈到了形式的“意味”，并没有阐明形式的“意味”究竟是什么。朗格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那“意味”就是情感。但是，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那情感就不是一般的情感，而一定是潜意识的情感。

对文学形式做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探索，这在笔者是一种尝试，既然是尝试就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欠和错误。对精神分析特别着迷，可能带来新的发现，但走火入魔也很可能带来过度阐释或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

因而，当读者把这本文集作为精神分析的参考教材，在可能获得一点启发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它可能存在的偏颇、片面和谬误。

作者

前言	001
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 ——《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	001
内在结构形式的内在情感模式 ——《荷塘月色》形式及其意义的另一种探讨	016
挥之不去隐喻的潜意识秘密 ——《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叠合法”解读	032
爱情情结与阶级意识的纠葛与冲突 ——《雷雨》周朴园与梅侍萍重逢一场戏的精神分析	044
萧涧秋变相的恋母情结 ——《二月》症候的原型阐释	059
鲁迅“恨”与“梦”中的潜意识 ——《药》的重新解读	074
阿Q转败为胜的心理法术 ——《阿Q正传》的重新解读之一	084
阿Q想象性的法术思维 ——《阿Q正传》的重新解读之二	092
桥与梦 ——《人生》作者的潜意识象征	106
李白的恋母情结 ——《静夜思》深层意蕴的重新探讨	111

122	奇到极处的情感秘密 ——《牡丹亭》的精神分析
137	苦闷压抑中的艳情想象 ——《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的潜意识欲望
145	一个科考失败者的白日梦 ——《聊斋》狐仙神鬼故事的精神分析
161	“鲜艳妩媚”与“袅娜风流”的兼美 ——贾宝玉梦中的潜意识欲望
170	“症候”：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的象征 ——《梁祝》情节悖谬的精神分析
177	伞与桥、水与寺、蛇与塔 ——《白蛇传》民间传说的符号象征法解读
186	意识与潜意识的隐秘互动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精神分析
203	苦闷的象征 ——《项链》故事的深层意蕴
213	梦的衣裳 ——由《廊桥遗梦》说到《马寡妇开店》
219	英雄救美 ——道德化行为的潜意识基础
228	后记

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

——《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

《荷塘月色》是公认的朱自清代表作，是公认的现当代文学“美文”，是公认的中学语文典范篇章。然而，《荷塘月色》的主题、内容、意味究竟是什么？《荷塘月色》在艺术上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荷塘月色》“美文”的美究竟在哪里？可以说，自《荷塘月色》发表 75 年以来，一直也没有得到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相反，那种联系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的表现了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心情，以及语言优美等方面的概括，不仅没有接触到《荷塘月色》内涵的主旨和艺术的特性，而且，对读者特别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欣赏这篇美文没有任何帮助，对人们理解这篇美文反倒形成了一种严重的错误诱导，致使这篇美文被解释之后，变得不可理喻、匪夷所思。

《荷塘月色》表现的纯粹是朱自清个人的情感。这种个人情感与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根本无关；与其他文学作品的表现的革命主题根本无关；与以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意象表现坚贞的情操根本无关。这种个人情感完全是属于朱自清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内心体验。概括地说，《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一种潜意识愿望的表现。朱自清以“荷塘月色”的幻梦似描写，把潜意识中的美人原型和爱欲投射在了荷花意象上，这就使荷花——《荷塘月色》成为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

幻梦：超越现实的“另一个世界”

长期以来，我们阅读《荷塘月色》存在一个严重误区，那就是认为《荷塘月色》是一个写实的文本。无数的阐释者都从写实的角度去解释《荷塘月色》的主题意义。我们是被朱自清的表面描写所蒙蔽了，比如怎样在“满

月的光里”离开妻子去游荷塘，荷塘景象如荷叶、荷花、荷色及月色的具体描写，然后又回到妻子的身边等等。但实际上，《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一次幻梦即幻想。这幻梦来源于他的潜意识愿望。他是根据他的潜意识愿望重新幻想了一次月游荷塘。我们不是彻底否认朱自清的月游荷塘实际经验，我们所强调的是朱自清《荷塘月色》的幻梦性质。朱自清是以荷塘景象为素材做了一个投射潜意识愿望的梦。朱自清是借对荷塘实际是荷的描写，给他潜意识愿望赋形。这种幻想就比写实的描写具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荣格说：“幻觉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幻觉不是某种外来的、次要的东西，它不是别的事物的征兆。它是真正的象征，也就是说，是某种有独立存在权利，但尚未完全为人知晓的东西的表达。”^①《荷塘月色》的创作具有一种隐蔽的幻梦性质。由于朱自清月游荷塘描写得很具体，这种幻梦性质就被遮蔽了，也就造成了人们从写实的角度去理解《荷塘月色》的误读现象。既然《荷塘月色》是一种幻梦性的创造，我们也就只能从幻梦的角度重新阐释它的象征所表现的“尚未完全为人知晓的东西”。《荷塘月色》的幻梦性特点是朱自清的有意创造：他要借“荷塘月色”之梦，脱离和超越现实，进入一种新的幻境。

首先，作者为他脱离现实进入另一种幻梦境界描绘了一种朦胧的月色。“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是朦胧的月色，使作者与现实世界隔开：“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随着月亮的升高，原先在马路玩耍的孩子们已经回家，所以“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二是孩子们还在马路上玩耍，但随着月亮的升高，“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也就是说，是月亮，使作者与现实隔开。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强调了月光朦胧的超越现实的幻梦性特点。正是“在这满月的光里”，对荷塘“另一番样子”的期待，才使作者离开了现实进入另一种梦境：“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上了大衫，带上门出去。”作者对妻子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同上面对孩子们的描写一样，是有双重意义的：既是具象的表现，又具有象征的意义，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4页。

是相对于后面所描绘的梦境的现实的表現。在作品結尾，作者又寫到妻子：

“这样想着（对江南采莲习俗的联想——笔者注），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是表現作者经历了一番幻梦之后又重新回到现实。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作者对荷塘月色描写的幻梦性特点。

其次，作者为他进入幻梦情境创造了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静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小路的描写仍然是很具体的，但是，由于有了前面对现实的表现和后面对荷塘的幻梦性象征描绘，这条小路在文本的上下文语境中和读者的阅读里，也就具有了很明确的象征意义：那条曲折幽静的小路是作者由现实世界进入幻梦世界的必由之路。作者经由这条小路到达荷塘就是作者由现实世界进入幻梦世界。

第三，作者进入幻梦世界其实就是为了宣泄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作者进入幻梦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超越、一次脱离、一次反叛。“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是因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想”。这是对“白天”即意识的一种脱离和反叛。对“白天”的什么都可以不想，是为了“在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这什么都可以想，是建立在对“白天”的即意识的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基础上的，而人的思想主要就是由意识和潜意识构成的。因而，对意识的什么都可以不想，就是对潜意识的什么都可以想。是由超我进入本我，是由意识进入潜意识，是由现实的世界进入审美的世界。作者的梦论无可怀疑地证明，作者进入幻梦世界是要表达自己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在《说梦》中，作者一方面对自己“成夜地乱梦颠倒”，“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而深深地遗憾；另一方面，又为“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然似乎怀念着什么而已”而深深地遗憾；同时，又肯定地认为：“虽然如此，有一点是知道的，梦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睁眼却就给密密的麻绳绑上了，

就大大地不同了。”^①作者的论梦与弗洛伊德的论梦是相同的。在作者看来，梦中的天地之所以是自由的，那就是因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被压抑愿望的想象的满足”。白天被社会理性、道德伦理束缚的情感，在夜梦的故事里，得到了代偿性满足和“释放”。正如弗莱所说：“白天正体现了人的文化的一面，夜晚则体现了人的自然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朱自清才要以“荷塘月色”的描写做一个“好好的梦”，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荷花：潜意识中的美人象征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很好地表达了他在现实意识中被压抑、而在夜梦里也不能彻底表达的潜意识愿望。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是合理的，那么，荷塘月色这个类似梦的显象的描写就应该被看做是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是潜意识愿望的投射和满足，而不应该看做是夜游荷塘的实际描写。作者写荷塘实际是为了写荷花；荷塘月色实际是月色中的荷花。《荷塘月色》有两个自然段是直接描写荷花的。第一段是写荷花的美；第二段是写月色笼罩中荷花的朦胧美。第一段写荷叶、写荷花、写荷花的清香、写荷花的颤动、写荷花的风致。荷叶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舞女的裙”；荷花是“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荷花的清香是“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花的颤动是叶子与花被微风吹过，“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荷叶的风致是“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但流水的流动却使叶子“更见风致了”。

在《荷塘月色》的幻梦中，荷并不是荷花的实在描写，而是情感的象征。荷花是朱自清潜意识转化成的意象，或者可以这样说，朱自清在荷花的描写中，投射了自己的潜意识欲望。精神分析曾经探索过这种心理过程：“视觉意象并不完全是对真实的再现，而经常是对真实的一种扭曲的画面。

^① 淳夏编选：《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朱自清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

我们并不是对真实做出反应，而是对我们对真实的意象做出反应，这些意象由支配我们大脑的恐惧和欲望的固着所形成，其源自于我们过去的历史，经常形成于我们的儿童时期是幼儿时期。”^① 根据精神分析对意象象征的理论，朱自清描写的荷花意象就是根据朱自清潜意识的象征。

荷花是意象以荷花象征的形象来象征朱自清的情感的，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就是荷花在《荷塘月色》中究竟象征着什么呢？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荷花的象征是非常丰富的，诸如生命起源与生命再生的象征，人性中神性或某些不朽精神的象征，两性完美组合——两性精神结合、和谐、融洽的象征，子孙满堂的象征等^②。荷花还是美女的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精神的象征、神圣的象征、夫妻美满的象征等^③。《荷塘月色》中的荷花是上面所引象征的哪一类呢？我们根据什么判断朱自清的荷花象征着什么呢？苏珊·朗格说：“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④“同构”的形式是判断象征内容的标准，它启发我们做这样的结论：朱自清所描写的荷花的结构形式与他潜意识中美人的结构形式是“同构”的。从整体上看，荷叶、荷花、清香、叶子与花的颤动和叶子的风致等等组合在一起是一位美女象征。荷花成了美人的象征。荷叶像亭亭舞女的裙，荷花像出浴的美人，荷花的清香是美人的歌声，荷叶的颤动是美人的舞蹈，荷叶的浮动是美人的风致。这是一位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婀娜多姿、轻盈娇美、脉脉含情的美人。如果这一段是写美人的，那么下一段则给这一段塑造的美人笼罩了一种幻梦似的朦胧美。首先是写如流水的月光，静静地泻在荷花上，又有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荷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罩着轻纱的梦”。月光就有一种幻梦似的朦胧美，而青雾就使这种朦胧更朦胧了。这还不算，又由于有了云，月不能朗照，并且还有树的掩映，就使荷花更具朦胧性了。作者有意写出这种朦胧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上面所写到的由于月光的不能朗照和雾的笼罩及树的掩映的基础上，又写了荷塘的四面杨柳

① 乔治·弗兰克尔：《探索潜意识》，华微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94页。

② 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③ 檀明山主编：《象征学全书》，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373页。

④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的高高低低像烟雾一样和远山的隐隐约约的朦胧。很显然，作者是有意特别地写出荷花被笼罩在一种特别朦胧的意境中的。作者既以荷花意象象征美人，又使这个美人笼罩在这种幻梦的意境之中。

幻梦中的美人意象是《荷塘月色》的最突出特征。梦中的意象就是梦者的潜意识象征。之所以要创造象征意象，“是为了伪装其隐意而使用这种象征的”^①。

梦是通过象征的艺术化方式来满足潜意识愿望的。这种象征就是潜意识的伪装。梦之所以要把潜意识愿望以象征意象加以伪装，是因为即使在梦里，梦者的意识也没有完全对被压抑的潜意识放松警惕，如果被压抑的潜意识（常常是性的）愿望以本来的面目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就会被意识所禁止。潜意识和意识斗争的结果是，潜意识以妥协的方式——以象征意象伪装成意识允许的面貌来欺骗意识的稽查，从而使被压抑的愿望得到宣泄和满足。朱自清的荷花就是朱自清潜意识的伪装。那荷花是一种美人的象征。因而，在朱自清的潜意识中，荷花也就是他美人爱欲的象征。这种象征正是朱自清文章开头所说的“在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的内容。因为离开了荷花的象征意蕴，在《荷塘月色》中，我们是看不到朱自清到底想了些什么的。那么，为什么要以荷花象征美人及其爱欲呢？

采莲：潜意识爱欲的移置

以荷花象征美人，并非《荷塘月色》所独有，它是站在悠远的民间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梦和文学中的象征是来源于文化传统的。弗洛伊德说，梦中的“象征作用并不为梦所独有，它是潜意识观念作用的特征。除了梦之外，它也存在民俗、神话、传说、语言典故、谚语机智、大众笑话等之中”^②。梦者正是从这些文化传统来获得和运用意象的象征意义的。弗莱比弗洛伊德更明确、更彻底地强调了以文化传统即原型去阐释文学象征意义的思想。无论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要彻底解释荷花的象征意味，都要把荷花放在文化传统中去解释，去找到她的原型意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②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

义。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朱自清不仅为读者展现了荷花这种象征意象，同时还为读者主动提供了荷花象征的文化传统甚至原型。这就既使朱自清以荷花象征的潜意识愿望得到了进一步表达，又使读者对朱自清的潜意识愿望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以荷花象征出的美人由于是幻梦中的美人，因而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正因如此，作者“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因为在作者看来，在江南的采莲的旧俗中，“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作者引述了两首诗来表现他对采莲习俗的理解。

但是，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作者引述的《采莲赋》实际是写采莲时少男少女爱情欢会的。“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采莲不是为了真的采莲，采莲也不止是少女表现自己的美貌和众人去看少女的美貌，采莲实质是一种文化仪式，一种野合风俗，一种浪漫游戏。它是从生殖仪式发展而来。说到底，采莲是为了爱情，为了性爱。因而，采莲中的少女“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裙”，就不仅是表现少女的美，也是表现少女的媚、少女的风流，少女的诱惑、少女的挑逗。少女的美和媚、诱惑和挑逗是为了爱情和性爱的。朱自清所引述的南朝民歌《西洲曲》其中的几句：“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其实质也是隐喻性爱欢会的。只要我们把这几句恢复到原诗的整体文本来理解，就会看到它的原始意义。诗的上半部分写女子回忆在西洲的欢会，下半部分写女子对情人的无尽思念。而女子与情人在西洲的欢会是由采莲习俗隐喻出来的，这就说明了采莲习俗的性爱本质。采莲是一种文化仪式，一种爱情风俗，这在汉乐府民歌《江南》中表现得更彻底：“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闻一多解释说鱼和莲“是隐语的一种”，隐语“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这里是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①。鱼和莲戏是男与女戏的象征，这是一种恋爱的舞蹈，它是原始繁殖仪式的变形。在原始时代，是由巫来模拟神的神

^①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21页。